

诺纤——著

映玠，万种风情随逝水，一个红尘世界都回归于平静，而我，仍有千般情愫，方兴未艾。

花好月圆 愿永年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诺纤——著

映玠，万种风情随逝水，一个红尘世界都回归于平静，而我，仍有千般情愫，方兴未艾。

花好月圆 愿永年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Press & Media Group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好月圆愿永年 / 诺纤著 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 , 2017.5
ISBN 978-7-5378-5180-0

I . ①花… II . ①诺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0896 号

书名: 花好月圆愿永年
著者: 诺 纤

策 划: 刘文飞
责任编辑: 高海霞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印装监制: 巩 璿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·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 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
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数: 252 千字 印张: 16.25

版次: 201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7 年 5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5180-0

定价: 39.80 元

目录

前事 / 001

阿修罗和天道在那一场旷古绝今的决战中两败俱伤。

天道的男子和阿修罗的勇士全部随着映玠的封禁而死亡，没有人逃得过。

映玠，那个被邪君器重的莽撞少年，他因为这一役而名震轮回。他智慧非凡，神通广大，已然成就无上的伟力，企及诸神，从此置身在轮回之外，举手之间，左右众生的生死。

轮回之中，多一名伟大的神灵，在阿修罗的境地长存。

众生怯于他的威名，从此，尊称他为，死主。

轮回死主。

春光 / 007

她的步态迅速，一眼看尽众多女子，尽管有着一副优雅绝伦的神态，却掩不住眼神的尖锐，苛刻，果断，不带一丝犹豫。

凡世的女子，美艳，纯粹，青涩，配不上业卿。

我望着她朝我走近，又与我擦身而过，悠然地，下意识地停驻了脚步，转身走到我面前。

她凝视着我，迟疑了一下，目光淡漠。

我安静地看着她，就这样，四目相对，彼此注视。

火照 / 033

栖泽，你在哪里？

黑雾中我摸索着往前，我在尸体上跌倒，爬起，对于恐惧已然麻木。

在虚无世界的边缘，我透过黑烟，看见了栖泽。

大片天柱正在断裂，尖锐的石块密集地从天空落下，刺穿他的身体，他坚持着最后的力量，用血肉之躯顶起尚未破碎的石柱，坚守他的使命。

他的身体已经千疮百孔，却依旧伫立不倒，他整个人与天柱化为一体，在世界的边缘毅力。

栖泽，我来了，栖泽，你可见我。

永年 / 060

那一刻，她被烟尘笼罩，不曾见闻视线之外，宝马长嘶，戎装加身的男子，与日光同行，从天边奔逸绝尘而来。

那是哀牢践约而来了。

他的马蹄踏破葬礼的肃穆，他的气魄引得众人仰慕。他在人群边缘伫立，银色的铠甲散发光芒万丈，盔甲下，那一张坚毅如铁的面孔，凝视尘烟之中空灵翩然的女子。

烈火炎炎，富春的尸身还在熊熊燃烧，温暖四周感官寒冷的众生。

江月，她在四面灰烬里遥望哀牢，不禁含泪而笑。

他来了，他当真来了，已然来到。

星移 / 116

他用如火的唇封印我的犹豫。

我们相拥着跌入万丈深渊，分不清罪孽和情谊，就此坠落，不肯幡悟。

他的大婚夜，我的放纵时。

一个世界，只剩下我们，颠覆伦常。

凤箫 / 139

琴音起，若游丝一般在天空之巅盘踞。

他弹的琴，寥寥断续，一如垂死的老人，延续最后一丝气息，欲断，不绝。

月慢，我在天道宫廷前，为你饯行，长祝你圆满喜乐。

你寻欢而去，莫要回头。

心机 / 164

看不到她的尸首，大抵是随波趟向下游。

地面上还留存她吟咒唤醒上古邪神所留下的圆形深坑，无底的坑洞里，隐约还有一丝星火残迹。

映玠下了马，在三途河边放眼眺望一个仅剩满目疮痍的世界，想起了那一个毁于他手的虚无世界。

世间事，不知疲惫地重演着，让新人经历祖辈承受过的痛。

雾颜 / 191

哀牢认真地看了雾颜一眼，“你究竟是怎样的男子，我竟看不清你雾里的真颜。”

雾颜说：“善变的是人。”

“你从前是怎样，又变成了怎样？”哀牢退后一步，背靠枯木看着雾颜。

“我本来是大千世界里无拘的客，而今成了主人，弃了海阔天空，”他说，“哀牢，你与我恰好截然相反。”

世间许多人都经历过多种生活，又全都在羡慕彼此的当下。

诸神将缺憾留给众生，人心不足是常态。

绝响 / 222

他朝着哀牢冲上前去，同天底下最骁勇的男子展开搏杀，拼了命地鏖战。

群雄争霸的沙场上，死亡轻贱得如同寻常。

千万人的厮杀，血光瞬间铺满疆土，许多人倒下，被尖刀刺中身体，就此丧命。

杀人在此刻成了没有知觉的常态，那些手握兵器的男子，丧心病狂地互相杀伐，砍伤了人，受了伤都毫无痛觉。

战场是一个成败凌驾生死之上的地方。

前事

世间生灵分天道、阿修罗、人，三者各据一处，以三途河相隔，共处在红尘世界。

原本阿修罗和天道中间还连接着一段虚无世界，是通往两地的捷径，后来由于一场交战，支撑虚无世界的天柱崩塌，整个虚无世界彻底垮塌消失了。

三处境地之内，天道最为安逸，其中居住散仙，生来就有天赋的神通，在无忧的天堂享受幸福长寿。阿修罗的地界，也生着福报非凡的生灵，他们如天人般长生，有大威力和大神通。他们本也是神灵的宠儿，却生了一副凶恶善斗的性情，骄傲、纵情，一生沉溺在无限的极乐之中。

诸神曾在阿修罗的宫殿下，栽种一株智慧果树，果树参天，于是果实，就长到了天人的界内。据说诸神怜爱天人，每诞生一名天人，那智慧果树上便长出一枚果实，只要天人将死前吃下果实，来世便还能做天人，享生生世世的福泽。阿修罗的邪灵则注定吃不到长在自家土地上的智慧果实。

天人不劳而获地享用着从阿修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果实，这注定了阿修罗对天道与生俱来的仇恨，以及他们之间永无休止的战争。他们活着，便是为了争夺。

诸神给了天人智慧果实，给了阿修罗世上最强壮的身体和非凡的才智。传说，只有阿修罗的邪灵，才能生育出聪慧匹敌诸神的后代，尽管那样的人千年不遇，却只有阿修罗有此机会。

人类最为普通，没有天生的那一点神通，也了却与神通相随而带来的烦恼。极少有人穿越三途河能抵达阿修罗或者天道的地界，自然无力觊觎神灵的果实，置身事外地活着。

那已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，久得只剩下了传说里一幕幕无声的画面。唯有引以为傲的阿修罗勇士，还在乐此不疲地回忆着那一段属于他们的腥风血雨的盛世辉煌。还依稀记得，那是在一个漫天冰封的时节里发生的故事。

据说，从未有那样猛烈的风暴席卷过阿修罗的土地，天地之间的一切色彩全部被皑皑白雪冰封，天地俱寂，满目洁净，连肆虐的朔风也在冰雪中凝结。那一场风雪，旷日持久，数月不绝，吹得强健的阿修罗生灵在华丽的宫殿中也觉得寒冷难耐，智慧果树也在风雪中摇摇欲坠。正是那样的日子，阿修罗的邪君在繁华的宫殿里，迎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子。

都说他是弱不禁风的男子，生得瘦弱干净，长了一副白皙无瑕的肌肤，在以强壮威武著称的阿修罗男子当中，显得格外孱弱。

他叫映玠。谁都没有料到，他就是日后那个名震大千世界的轮回死主，映玠。有人说，他是智慧绝顶的男子，清瘦的肢体下被诸神赋予了神灵才有的才智。他灵性，象征无上智慧，突然地，竟洞悉了诸神的秘密，创造出力量骇人的阵法，召唤出守护阿修罗的古老邪神。连神明都受他驱使，听他召唤。

邪君感念他的慧能，在宫殿里，亲自携起那个年轻男子的手，带领着他，走向神殿中央的宝座，将阿修罗最崇高的尊敬给了他。邪君摆开神坛，宫殿里地位尊贵的男女换上华服，向他行下大礼，并向阿修罗众生宣扬他的事迹，让他受一切邪灵崇拜。尤记那时，他尚且年少，骨子里流露着阿修罗独有的轻狂与骄傲。他桀骜不驯地望一眼天空，双指并起，指天立誓。他允诺，将在同天道散仙交战时开启法阵，召唤古老邪神，以神灵之力，帮助阿修罗的勇士打败天道散仙，抢到智慧树顶上的果实。

他面朝阿修罗众生起誓那一刻，整个世界都在一片澄净中静谧无声，倾听他慷慨的誓言。年迈的邪君有感映玠的壮志，当下将自己的女儿曼陀罗送给了他。

那时，他已有了妻子甘珠儿，还是欣然接受了如花的美人。于是，阿修罗最纯洁的少女曼陀罗与他喝下交杯的酒，做了他的第二个女人。

甘珠儿宽容，曼陀罗善良。映玠在极乐的宫殿里享尽两个女人的无限深情。他少年得志，无限得意，不曾经历世间的苦厄。

花好月圆，愿永年。

当翌年的春风重新吹过智慧之树，鲜花重新开满阿修罗的土地时，甘珠儿和曼陀罗都怀上了身孕。就在那时，好战的阿修罗已经忍耐不住摘取智慧果实的欲望而蠢蠢欲动。阿修罗的勇士，沉寂了一个冬季，此刻，又一次野心勃勃，蓄势待发。映玠带领着阿修罗最善战的男子，离开家眷，誓要将智慧果实摘下，送给即将临世的亲儿。

他就这样走了，和所有阿修罗的男人一样，热血激昂，勇往直前。于是，阿修罗的境地里只剩下了女人。

阿修罗天性凶狠，戾气横生，邪君因为映玠的法阵而变得有恃无恐。于是，就在甘珠儿临盆之前，邪君又一次召集起阿修罗的男子，向智慧之树上的天道散仙擂响了战鼓。映玠在智慧之树下绘出法阵，阿修罗的勇士举起了杀伐的武器。战役在阿修罗与天道中央的虚无世界开启。

天道中的散仙凭借天生的傲慢，倾巢而出，轻狂地穿越虚无世界，沿着智慧之树的方向追赶诱敌的阿修罗男子。他们太自负，以至于忽略了掩藏在智慧之树下的庞大陷阱。

当所有的天道散仙进入阿修罗的地界时，映玠瞬时开启法阵，召唤出古老邪神。黑烟从闪烁着幽蓝光泽的法阵中央冲上云霄，浓重的烟雾刹那间笼罩整片天空，白昼被遮住，昏暗之中，如血般浓烈的深红光芒笼罩大地，在阿修罗的土地上环绕流溢，将一切生灵团团围住。散仙的神通突然尽失，他们丧失了赖以战斗的力量，就如同手无寸铁的妇孺，在铺天盖地的风云变幻中仓皇无助，垂死挣扎。古老的邪神一点点吞噬惊恐的、畏惧的、绝望的仙人。仙人的光环在阿修罗的地界一点点褪去。

阿修罗的男子唱响了欢歌，他们胜利的笙歌里，听不见散仙徒劳的呐喊。没有人冲得破邪神的法能，再厉害的散仙也敌不过轮回之外的神灵力量。须知，这里本是阿修罗的地界，是狂妄的仙人越过了雷池禁地。

意志单薄的散仙跪倒在映玠身前，苦苦哀求，请求他关闭法阵。年少气盛的映玠无视散仙的求饶，他狂妄、无情，意气地硬是要将众多仙人赶尽杀绝，为阿修罗众生砍下智慧之树。殊不见，仙人的仇恨，已经熊熊燃烧。越来越多的仙人倒在法阵里耗尽体力，濒临死亡。

然而，就在阿修罗即将大获全胜时，突然间，黯淡的天幕中闪过一道耀眼的光明，在一片阴沉的昏暗中，刺痛了映玠的眼睛。强烈的光芒撕破了漫天黑日，光明映射出一名天道的散仙屹立在天空当中。他用面纱蒙住了脸，看不清他的容颜，只看到他站在云端，手握着利剑，而剑锋所指，正是甘珠儿和曼陀罗的咽喉。

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，然而，他确实从阿修罗的宫殿里带走了映玠的妻子。

映玠的表情瞬间僵硬，他来不及想，本能地收止法阵，迫切地要同那名仙人交涉，去救回他的妻子。然而那一刻，他离她们太远，他伸出手，竭力想要抓住妻子的臂膀，却只能在千里之外眼睁睁地看着仙人的剑锋刺穿了甘珠儿的胸膛。甘珠儿发出最后的惊叫，凄凄厉厉的声音震彻他杀机四起的心扉，将他昂然的豪情彻底击垮。甘珠儿的鲜血顺着剑锋一滴滴溅落，从天空落下，流过他的指尖，余温尚存。甘珠儿死了，她死了，已经死了，腹中尚有他的孩子。曼陀罗还在苦苦挣扎，她紧握甘珠儿垂死的手掌，跪在那名蒙面仙人的脚下，战战兢兢，撕心裂肺地哭泣。

映玠企图以邪神之力救下曼陀罗。然而，就在熊熊黑烟即将盖过仙人的身体时，劫持着曼陀罗的散仙突然将刀刺入曼陀罗隆起的腹部，尚未临世便已死亡的婴儿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吼叫，穿透整个混乱的战场，直刺映玠的心脏。映玠心痛了，他彻底失去了意志，直勾勾地站在原地，突然咳出了大口鲜血，跌倒在地上。仙人随即转身而去，随着那一缕白色微弱光芒，消失在天幕当中，无影无踪了。

下一刻，激愤的映玠恼羞成怒，他喊着妻子的名字，丧失了理智。他疯狂地嘶吼、挣扎、发泄，他嘶厉的喉音从虚无世界传遍整个世界。他愤怒、激动、绝望，仿佛是要将灵魂碾碎一一诉诸天地。那一瞬，他无惧天人，无畏诸神，无视死亡。

他武断地封闭法阵，将自己连同法阵中的一切生灵全部封禁在了智慧果树之下。于是，一切混乱都随着映玠的封禁而消失，阿修罗的地界，瞬间失了声响，重归平静。那是阿修罗和天道都从未有过的安静，所有能征善战的男子全

部消失，整个世界，只余下了女人和孩子，期期艾艾地回忆着那一幕幕不复存在的往日繁华。

阿修罗和天道在那一场旷古绝今的决战中两败俱伤。天道的男子和阿修罗的勇士全部随着映玠的封禁而死亡，没有人逃得过。

映玠，那个被邪君器重的莽撞少年，他因为这一役而名震轮回。他智慧非凡，神通广大，已然成就无上的法力，企及诸神，从此置身在轮回之外，举手之间，左右众生的生死。

轮回之中，多了一名伟大的神灵，在阿修罗的境地长存。众生怯于他的威名，从此尊称他为死主。轮回死主。

就在天道和阿修罗的战役悲惨结束时，人类的土地上诞生一名同映玠一样智慧超人、超越轮回的修行者，被誉为“大黑天护法”，唤名千叶。

他是个普通人，并非天赋异秉，生来就有超人的法慧，只是性情执着，以一介凡夫俗子之身，走遍帝国的每一寸疆土，寻访一切贤能之士，在无人的境遇冥想修行。他历经了人世间的千山万水，看清了岁月里的众生万象，然后，就豁然放下了天地万物，悄然，彻悟。他的境界高远，不经意间，就证得无上正法。

之后，他栖居在被七座金山环绕的湖心小岛，修葺一座宫殿，将他的慧与能镌刻在石碑上，等待有缘人的到来，做下一位守护人类众生的大黑天护法。

在他飞身而去时，他以诸神之名对众生许下大愿。他发愿说，愿众生常安泰，罪垢不得侵，若有祸事再临人间，我必重入轮回，救众生于水火。他将此愿镌刻在石碑上，再望一眼大千世界，敲响祭坛上的洪钟，然后飞升而去。

那一声钟声，和映玠的嘶喊一样震动了山河，响彻整个世界，令世间男女为之撼动，大黑天护法已死。

自此，金山中的湖心小岛空了百年，光明下的殿宇蒙上了岁月的尘。

直到多年后有一天，机缘所至，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孩子走进了湖心小岛。他们看似人世间最普通的男女，突然间，就闯进了千叶法师悉心守护的

小岛。那个女人叫作琼奈，她的孩子，唤名业卿。他们拭去殿堂里的尘，洗净千叶法师的石碑，供奉起大黑天护法。看不出他们有怎么样的天赋才能，仿佛是业力指引，他们从此居住在千叶法师的宫殿，与世隔绝，览尽法师镌刻的石碑。

愿众生常安泰，罪垢不得侵，若有祸事再临人间，我必重入轮回，护持十方一切苦难众生。业卿，他传承大黑天护法意志，感念千叶法师大愿，养成悲天悯人的珍贵品质。他沐浴神圣，逐渐长成。

春光

乱世，英雄辈出，黎民漂泊。

人世陷于一片见不到尽头的混乱。杀伐，阴谋，韬略，各种形形色色的野心与机关充斥着帝国的浩浩疆土。寻常百姓敌不过时势变化，浪迹于荒山野岭，无助地躲避诸侯纷争的铁骑。他们太弱，弱得在命运的面前苦苦乞怜也求不得神灵的一丝怜悯。他们本是最无辜的芸芸众生，却在雄主的叱咤风云间沦为世道的奴隶。妇孺老幼在战争的间隙祈祷片刻的安定，唯有壮志的青年，还怀揣着轻狂的希冀，期待着乱世中雄霸天下、一展宏图的机会。

生灵涂炭的日子已经很久了，迟迟见不到乱世英主的出现。所有平凡的人，都已站到了绝望的边缘，生不如死地延续颠沛无助的生活。

我就在那时，出生在人世间的寻常人家。父母为我起名，纤尘。纤纤弱体，飘零如尘。

我再也记不清父母的容颜了。我儿时的记忆中，只依稀残有一一次次被迫迁徙的辛酸，流浪，乞食，苟延残喘的回忆。好像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，一队铁骑踏平了我居住的村落，我在流民的人群中同父母离散，从此，便再没有他们的音讯了。我就这样成为一名孤儿，混迹人间，随境遇辗转，逐渐地，就淡忘了一切。

只记得，我唤名纤尘。纤尘，纤尘……纤纤弱体，飘零如尘。

那年，我同所有的人一样，绝望地梦想着遥不可及的安定，怀揣希望，期待有朝一日，光明降临。

后来，苍生的祈祷仿佛感动了神灵。突然间，有一天清晨，当东方的曙光即将破晓而出时，那片传说中大黑天护法居住的小岛上，洪钟响起，震天的钟声传遍整个帝国疆土，山川、江河都在声呐中开始摇动，金山顶上散发出比烈日还要耀眼的虹光，深红的光彩纯正洁净，光和声瞬时席卷黑夜。霎时间，帝国的江山，万物生灵，全部被无限虹彩和庄严钟声重重笼罩。

一切污浊、秽迹、阴霾层层褪去。这一天，大千世界，只有万丈虹光，普照天地。所有的人都诧异而又欣喜地朝虹光散射的中心俯首膜拜，感激地、虔诚地仰望金山。

愿众生常安泰，罪垢不得侵，若有祸事再临人间，我必重入轮回，救众生于水火。大黑天护法，众生想起了千叶法师久远的大愿。可是他还愿而来了？

传说中的男子，他又一次出现，在众生最艰辛的时刻前来，守护人间。希望，憧憬……一切美好的愿景重新在众人心头点燃，战乱果然应着大黑天护法的降临而渐渐停息，帝国一统，太平盛世，即将开启。

那年，我年方二十，正值青春年华。

当一切都尘埃落定，时局重新安稳时，新任的君王向天下臣民发出了一纸告示：帝国将甄选出两名女子，前往金山中的神殿守护业卿，伴他身旁。

一夜之间，这一纸告示如春风般传遍了帝国的每一处角落。帝国的妙龄女子，纷纷涌向街头，期待着甄选的大典上得到大黑天护法垂青。我也置身在众多女子之中，满怀跃跃欲试的心情，祈祷幸运的眷顾。

甄选的典礼在礼乐中开始，一名蒙着面纱的女人在君主的陪伴下走过人群。我远远地望她一眼，那是一名体态曼妙的女人，看不清她面纱下的容颜，只隐约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丝丝馨香，芬芳淡雅，带着神秘而又蛊惑人心的气息，仿佛来自遥远的异域，宛若莲花一朵朵盛开。

她就是琼奈，那个养育业卿的女人。她的步态迅速，一眼看尽众多女子，尽管有着一副优雅绝伦的神态，却掩不住眼神的尖锐、苛刻、果断，似乎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带一丝犹豫。让人觉得凡世的女子，美艳、纯粹、青涩，配不上业卿。

我望着她朝我走近，又与我擦身而过，悠然地，她停住了脚步，转身走到

我面前。她凝视着我，迟疑了一下，目光淡漠。我安静地看着她，就这样，四目相对，彼此注视。

“我叫纤尘。”我冲着她舒展笑颜，对她说。

她怔怔地思索了很久，突然问我：“你如此年轻，不曾历经人世百态，当真愿意舍下滚滚红尘，去那无人的地方？”

“没有舍与不舍，不曾经历，便无所留恋。”我就这样答了她的问。我不畏惧她，不慌，不乱，不造作。

“纤尘，纤尘……”她再吟一声我的名，淡淡地，颌首允诺了。她选了我，她要了我。

那一瞬，我在万众瞩目中成了高贵的圣女，我一步登天，一改我之前颠沛流离的孤苦命运。我沉溺于万千少女的羡慕与嫉妒中，忘乎所以，以至于来不及窥视那个神秘的女人。

那天，她还选了另外一名女子，名叫江月。我很快就见到了她。我见她时，她坐在无人的殿堂内，低着头，手指不时拨弄衣角。她看似有着一副不堪重负的疲惫，倦怠却又警觉，安静地倚着石台，偶尔会下意识地抬起头，漫无目的地望一眼周围，神采游离，眼眸空放。她见到了我，直勾勾地望着我，不言，不笑，不示好，不在意，保持着刚才那副姿态，似有若无地窥察我。

我站在她身前，冲着她笑，对她说：“我叫纤尘。”“纤尘。”她低叹一声，若有所思地点头。

悠然间，我无端地，竟然惧怕她。我望着她那双如秋水般冰冷的眼眸，突然地，缄默了。江月，她的身上散发着尖锐的气质，像断了犄角的鹿，带着一丝隐隐的凄恻、倔强、顽强，仿佛这便是她与生俱来的天性。

很久之后，琼奈偶然间提及往事时，曾说起，江月是烈性的女子，虽然长着一副柔弱的容颜，但她的性情，却比血性的男子还要锐利。我问过琼奈，为何选了我与江月。琼奈说，因为我们和她相似，都是性情中的女子，随性而为，无拘无束，这样的女子，最是澄澈。

她还有言，这般女子，离幸福最近，却每每地陷入力求完美所造就的不幸中。

君王为我们举行了盛宴，举国的贵胄名士围绕在我们周围，恭送我们前往

金山中的宫殿。

我意外地见到了江月的家眷。她还有一位亲哥哥尚在人间，唤作江城。

那是一名身体单薄、面容深邃的男子，长着一张平凡的面孔，永远都站在离江月不远也不近的地方，幽幽地望着她，慈爱而又淡漠，惋惜却又复杂。他置身人群之外，从来都不与人攀谈，只安静地看她，神情毅然，目光坚定。没有人在意他的存在，甚至不知道他的身份。他是欢声笑语外的看客，冷漠，从容，伫立在边缘。

江月站在高台上。那一刻，她衣衫轻灵，夜风吹起她的裙边，她在万人中央，若仙人一样唯美超然，圣洁得接近了空灵。她神采简单，内心复杂，下意识地再回眸，遥望一眼江城，四目对视，她依旧是那副不变的漠然面孔，不眷恋，不欢喜，清淡如水。

我在一旁观望，忽然间就有了某种意味深长的直觉。

江月与江城，他们之间，正是有着一一种微妙莫测的牵连，箍着他们年少的身体。

当午夜的洪钟声声叩响，君王将我们送上华丽的马车时，江月的视线长久地停留在江城转身而去的背景上，她望着他离开，却又仅仅只是望着，久久地，悠然地，露出了璀璨的笑靥，甜美怡人，犹如桃花盛开。

之后，我们很快启程，前往大黑天护法长居的湖心小岛。沿途有大片平原、湖泊、山脉，粗犷地呈现。

我和江月坐在马车中，极少言谈。我从来都不曾听到她讲述有关自己的故事，直到我们缄默地相处了很久之后。

那时，我们穿过一座废弃的荒城。满城的废墟，尽是战乱留下的痕迹。已经没有人了，屋舍被焚毁了一半，倒塌的木柱横倒在昔日繁华的街巷上，地面上遍布锈了的刀剑，街角散落逃荒时来不及带走的财物，蛮兵的旌旗已经腐烂，零乱地斜倒在路旁。江月下意识地掀起车帘，看着眼前的满目疮痍，触景生情。

江月突然扯了一下我的衣角，第一次向我提及有关江城的事情。我看不到她的双眸，只听到她发出轻微的喉音，对我说：“战乱时，江城保护我，他善待